



时间与绵延

□格非

在我看来，古往今来的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也可以被理解为对时间的沉思。

在19世纪中期之前，全世界的人都以太阳所处的位置来规范当地时间。传统社会的时间是一种非均质时间。也就是说，在晨昏朝夕和四季流转中，时间的意义和价值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因为没有电，到了晚上我们不得不很早就上床睡觉。在迟子建生活的东北地区，冬天至少有两到三个月时间无法耕作，人们只能待在家中等待冰雪融化。而在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中，星期天的意义与一周的其他时间是完全不同的。到了现代社会，时间的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会议对时区的划分，标志着现代人对时间进行整体管控的开始。随着科技的进步，今天的时间已经变成了均质性的时间。任何一个时间段都是可被利用的，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在任何时间段中展开工作，不论是夜晚、假日，还是冰天雪地的冬季。时间是统一的，可计算的，可测量的，因而也是均质的。

均质时间的出现，也永久性地改变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链。过去的作为，导致了现在的处境，而现在则孕育并预示着未来。从表面上看，这个时间链是连续的、光滑的、逻辑严密的，但实际上也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那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就产生了一种现代性的时间焦虑。在列夫·托尔斯泰看来，这个现代性的时间链是一个自动化的流程，在很多人匆匆度过的一生中，甚至连一天都没有活过。我们不是在生活，而是在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而进行着无穷无尽的、提心吊胆的准备，并最终像一

盏油灯那样耗尽了自身。

西方的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也可以被理解为对抗时间焦虑的一种象征性努力。比如说，乔伊斯和普鲁斯特试图重建非均质的时间，通过时空的压缩和延展来重现时间所带给我们的自由。柏格森将这种非均质的时间称为绵延，比如说波德莱尔和本雅明通过笔下的“闲逛者”或“游手好闲的人”来对抗现代资本主义时间的功利性。最极端的例子也许是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之一班吉是一个白痴。在白痴的世界中，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换句话说，也只有白痴，才能真正摆脱现代时间的掌控。

在对时间的沉思方面，中国传统的文化哲学，给我们留下极其丰富的遗产。儒家的积极入世，道教和佛教的忘世和出世，都为我们思考时间和生命的意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在儒家思想看来，个人存在的价值并不在于生存时间的长短，也不在于世俗意义上的功成名就，而是要成就生命的美德。《周易》中所谓的“原始反终”，所强调的恰恰



小说要创造生活

□滕肖澜



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同样的道理，当有时我们抱怨没什么东西可写，找不到素材，不妨也可以思考一下，是真的没有东西可写了呢，还是随着时间推移，在积累了一定阅历经验和写作技巧的同时，也忘却了一些最初的激情，少了那份对生活的敏感，见怪不怪，使得我们的笑点、泪点、痛点都提高了？比如，我生活在上海，上海是怎样的，恐怕每个上海人都会觉得了解她，但换个思路，焉知这种了解不是一种误解和惯性认知？抑或是一种先入为主、似是而非的印象？就像火焰温度最高的地方是在上方，中间温度反而低。身在其中的人，往往是灯下黑，明知道她是多么丰饶多么有故事，有时候往往就是找不准切入点。所以当时铁凝主席讲的另一句话，让我很受启发——“作家不光要模仿生活，还要创造生活。”我认为这讲到了一个与现实贴近和抽离的关系。

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读者有这样的抱怨：“看你的小说，不如去看一篇通讯稿，还来得爽快。”这话一方面说明现在在快节奏生活，读者的审美也随之变得更加明快务实，另一方面也给了我们这样一种思考，那就是，纷繁多变的现实生活，在我们笔下该怎样去呈现。当小说内容本身比较贴近现实，这种情况下，在技术层面上，我们应该如何取舍，如何抽离，从而获得更深层的人性探求和艺术美感。

前两年有一部韩剧叫《请回答1988》，好评如潮，没有俊男靓女，靠的就是一点一滴细致入微，打动人心，堪称一部刻画生活百态的佳作。感慨之余，我也生出个念头，如果拍的不是1988年，而是2018年，背景就是当下的都市，没有时间红利，没有情怀红利，不要说邻里之间，就是自家人的相处方式也越来越越格越式，一部手机就可以搞定一切，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能拍出那种味道。时间有锦上添花的功效，许多我们至今念念不忘的书或是影视作品，除了本身确实经典，可能有一部分原因，也来自于我们对过往时光的一种怀念、一种虔诚、一种对逝去事物求而不得的微妙情愫。好比一张照片，刚拍好没感觉，把它放久了，泛黄变旧，自有一种影影绰绰的意韵。言中之物，物外之言，一切都是那么妥帖自然地成就

是生命的完成，而在人的一生中的每一个瞬间，生命的意义都是可以实现的。这样一来，儒家思想将生命时间的长度量，转化成了自我价值实现的强度量，从而克服了对于未来的忧惧，并发展出一种重现世、重人情、重生命感悟的哲学和美学传统。到了近现代，中国最杰出的作家鲁迅在面临非存在的威胁时，依然以非凡的道德勇气，将绝望判定为虚妄，为希望和将来保留了空间，并催生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强大的行动意志。我始终认为，鲁迅对于绝望与希望关系的深入思考，是他对20世纪思想史最重要的贡献。

大学毕业后，我曾在石家庄炼油厂工作过10年。随着时间的流逝，创作经验的累积，我日益感觉到生活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不断地回到熟悉的生活现场，让我感觉到，时代在我自己身上投下的重重印迹；让我能感觉到，时代不是一个空泛的词语，而是与个人，与时间，与历史，息息相关的场景与变化；让我深切地感觉到，文学的河道从来没有断流。

文学使我获得了想象的力量，但想象离不开个人的生活体验。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而正是这千差万别的不一样的生活，才构成了纷繁的世界。这几年，我把自己写作的重心放在我工作过的工厂。重新去打量有着浓重的时代烙印的工厂时，我感到更有一种责任，去真实地书写历史，书写在时代大变革时期，我们所经历的心灵和思想的嬗变。而正是这种责任感，使我更容易看到不足，也促使我去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内心，去思考我们这代人的理想与现实、奋斗与追求。我觉得作家们最大的难题是认识自己，然后再去认识世界。但是很多人往往忽视了自己，或者说有意识地越过自己，直接面对世界，把自己凌驾于道义、道德之上，凌驾于时代之上。而一旦从自己的内心去仰望世界时，你才会发现，有些事情是你无法逾越的，你会发现，慌乱与镇定、理想与坚守、美德与妥协……是那么真切地存在着。你无法回避，无法躲藏，它们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工厂是我的写作与生活现场。我并不想简单地复制和再现前辈作家们笔下的工厂，不想为写工厂而写，而是让工厂在我的作品中焕发出独具我们这代人精神特质的光彩。多年来，我始终和工厂的朋友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命运与我一样，也随着时代的前行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他们有着工厂的标签，同时也有着时代的标签。了解他们，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在时间的经纬之上与社会和时代共生的心路历程，寻找他们在社会的价值，也就认识了我自己。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的命运与人性。我渐渐地发现，那片我熟悉的天地，其实有更多令我感动的人格的魅力、命运的激荡，它们是我不知道的现实中的秘境，吸引我去探访，去重新发现。它越来越广阔，文学也因为与其相遇，而显得生机勃勃。于是我开始写“师傅与徒弟”的故事，写那个我熟悉的环境和我熟悉的人。进入这样的写作空间之中，我发现，我更容易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更容易透过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去仰望这个时代，去书写这个时代。我也才发现，只有最细微的所在才是真正的现实，只有最容易忽视的身旁才是历史的起点。

工厂系列的小说会一直成为我写作的动力和源泉。我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作家根本无法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去写作。深入生活其实是尊重生活，尊重生活的规律，不能想当然地去借深入生活之名，以高于生活的姿态去了解生活。只有尊重生活，与生活真正地融为一体，才能获得更真实的感受，才能收获文学的发现之美。在最初若干年的写作实践中，我很少去触及我身边的生活，我总感觉自己生活枯燥狭窄，工厂单调而乏味的生活限制了我的想象，甚至我对眼前的生活视而不见，并感到了厌倦，那些炼油设备与装置，那些每天打交道的人，都无法激起我创作的热情，在我看来，自己生活之外的世界更加宽阔而远大，因此，我想着尽可能地逃离我自己生存的环境，而我写作的核心，也总是无端地绕开身处的工厂。后来，我如愿离开了工厂，离开自己感觉到限制了自己写作思维的地方，我做了一名文学工作者，离我追求的文学更近了，但是自己的创作却总感觉并没有那么真切地触摸到现实的真相，没有写出现实的痛感，笔下的世界反而越来越小。所以当重新回到工厂，回到我曾经挥洒过青春的地方，回到那些我熟悉的人当中，我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想要离开的生活、远离的地方，才是最广阔的世界，才是文学得以滋生的地方。福克纳一辈子都在写约克纳帕塔法县，写与他的心灵息息相通的生活，而他的作品走向了世界。所以，一个作家只有深入到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之中，只有从最心灵相通的人身上，才能抓住时代的影子，才能有足够的勇气说，我在这个时代之中，我书写这个时代。

狄更斯在他的小说《双城记》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其实是在说这个时代的丰富与复杂。工厂是时代的一个缩影，我要通过它去仰望时代，仰望社会，仰望人性的光辉。说到底我要写人，写在这个特殊环境中的人，他们命运交叉的故事，其实也代表着时代的足迹，只有人们多姿的心理、丰富的感情、跌宕的命运，才能让我们把握住我们所处的时代。所以我选取了这个独特的角度，一个特定的人物的关系——师傅与徒弟。从时间的经纬上来说，他们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他们是中国工业大格局中的参与者和贡献者；从情感的经纬上来说，他们在工业之中，却超越工业，对社会有他们敏感的认识；从他们互相之间的纬度上讲，他们是一对矛盾的共生体，有师徒间的传承，有情感的维系，当然也有对待社会的迥异看法。他们是一种血脉、一种温度。这样一种令人温暖却又复杂的关系，让我觉得，人性会在彼此的工作、生活、感情和思想交锋中得到最大的展示，而心灵也会由此才能找到通向理解的坦途。而文学归根结底就是要写出内心通向世界的艰难，它是点缀时代的绿荫。所以，在每一部小说中，我都做着这样的努力，努力让小说中的人物，让我重新定义了师傅与徒弟，和我一起，试着通过我曾经熟悉却厌倦过的装置、管线，通过电焊的弧光，通过高高的炼油塔，去抓住我们热爱的这个时代。现在回头看看，是师傅们、徒弟们多彩的人生，是那些工厂的故事，给了我一次次牢牢抓住时代身影的机会。感谢生活。



一眨眼，多少年过去了。像舞台上的帷幔，一放一收，时间空间揉圆了搓扁了，背后都是故事。写小说的人，讲故事的人——我喜欢这个称呼，喜欢我做的这个工作，更喜欢在时间空间里搜寻故事碎片的那种感觉。它带给我无限的快乐和满足。

当下我们身处在一个丰富和精彩的时代，放眼望去有太多东西可以写。但不知为什么，以我自己为例，有时候反而会觉得无所适从，不知该从哪里下手。记得去年参加某个研讨班，有幸聆听了铁凝主席的讲座，她有两句活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讲到深入生活，她劝大家“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习以为常的东西”，以高铁为例，我们生活在中国，高铁来来回回，也许觉得这很正常，但如果换一个外国人，看到如此密集的高铁线路，速度达到每小时三四百公里，



网络文学仍在表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阿菩

我是一名网络文学创作者，同时也是网络文学研究者。我从事网络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已经有14年了。按照我自己对网络文学的定义，我属于第二代网络文学写作者。如果再往上算，比我更早的网络文学先驱，以在1997年发表了第一篇华语长篇小说《风姿物语》，以及在网络上发起了中国玄幻小说启蒙运动的罗森先生为起点的话，那么中国的网络文学满打满算，已经有22年了。

22年，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很长，几乎能够占据人生黄金期的一半，但是，这段时间如果放到整个文学史，从时间比例上来讲，它就很短很短。

如果我们按照《吕氏春秋》的说法，把《候人兮雏》这首诗作为我们中国文学的开端，如果

《候人兮雏》这首诗真是大禹的夫人涂山氏所歌唱的话，那么中国的文学史至少已有4200年以上的历史了。

网络文学的历史，仅仅是中国文学史的1/200。我们这帮人所创作的网络文学，文字的数量虽然巨大，但是客观来说，无论是顶级经典的数量，或者说我们的作品所达到的高度，可能连1/200都还不上。

但是，我仍然要说，我们不能因为网络文学现阶段粗糙与不成熟，就只是将它当作整个文学史的1/200来看待。因为任何新文学的诞生，在萌发初始通常都是粗糙的、不成熟的。我们看待网络文学，必须从历史的维度来观察它，如果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它的产生是一个重大的文学事件，是一个划时代的开端。

而且这个划时代，还不止是百年意义上的划时代，而是千年意义上的划时代，是4200年中国文学史上的五座里程碑之一。

如果我们将歌谣传唱时代到仓颉造字之后的甲骨文时代作为文学史上的第一次巨变，将甲骨文时代到春秋战国的竹简创作时代作为文学史上的第二次巨变，将竹简创作时代到造纸术被发明后的纸张创作时代作为文学史上的第三次巨变，将纸张创作时代到印刷品时代的变化作为文学史上的第四次巨变，那么，从22年前开始，中国文学史就迎来了它的第五次巨变，那就是，文学的载体从实体化的书写到虚拟化的创作这样一次重大的变革。

网络文学的这次变革，是要逐步地将所有文学网络化，或者说虚拟化。不但新的阅读、创

作和改编将越来越往网络上走，而且前网络时代的所有文学内容都将迁移到网上，以数据的形式保存。在可预见的未来，实体图书大概不会消亡，但它将越来越成为一种奢侈品，若干年后甚至会变成古董供人怀念。这跟纸张普及之后，竹简文文的命运是一样的。

而且，网络文学的这次变革，还不止是将文学的载体从印刷体上迁移到网络上。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载体的变化带来的将是内到外的全面变化。

在现阶段，网络文学所达到的高度与深度，还没有真正逼近印刷体时代的顶级经典，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网络文学已经站在传统文学的肩膀上，大大地拓展了文学的边界。

我们写作的文体会改变，有一些新媒体的文学样式，已经很难用传统的文学样式来定义了。

我们写作的内容会改变，因为我们要表现

的不仅仅是线下世界的现实，还有虚拟世界的现实。

甚至我们的思想也会改变。读者的阅读体验变了，作者的创作体验变了，随着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我们的思想怎么可能不发生变化呢。

不过，我们不需要害怕这种变化，因为中国4200年的文学经验告诉我们：网络文学的这种变化不是不可测和不可控的，因为网络文学本身，必然是在传统文学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就是整个网络文化，也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

网络文学中能够成为现象级的作品、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作品：描写的依然是真善美，表达的依然是家国天下，思考的仍然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终极理念与理想的方向。

这一点，在过去4200年的中国文学历史中，它不曾改变，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在中国文字存在着的未来，它也不会改变。